



◇ 散文組



本屆參賽者為散文題材的拓寬貢獻了努力：非僅局限於較為常見的親情書寫，或琢磨因生死而發的感喟，除了從高雄歷史汲取靈感，或將特定議論以偽書評形式寫成，也有豐富充實的田野調查，罕見或未見過的特定物件的詠歎。也許因為當代生活的多元和迅速，影響了寫作者看待、經驗世界的方式，無論寫愛情、人際關係、旅行、偶像崇拜（或以上各命題的混合），都有其用心。除了努力發掘新題材，當觸及某些永恆主題，參賽者們則企圖翻新「說法」。散文文字聲腔向來是技巧要項，如何透過特出的文字經營，使讀者原已熟悉的感受重獲簇新？又或者，在一篇數千字散文中，竟能因敘述聲音的特出，為自己奪得一張「臉」，使讀者過目難忘，不少篇章的作者已深諳此道。

五位評審自 149 件來稿中，各自圈選四篇，共十二篇得票，私以為共識頗高。而這十二篇又多數具有「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氣質。除了因為所寫主題有過半聚焦女性經驗：寫一趟趟追尋舊愛的旅行看似日常的對立，又弔詭的是日常的兌換；或是因旅行而啟蒙，進而有其熾熱情愛與智性的追求；三十世代女子自畫像：透過他人眼光與自我注視，寫出大齡女子的為難；當戀愛面臨畢業、就業，在實驗室裡以病雞進行實驗的女生不禁遲疑：何以決定未來的人是那將返國的男生？更也有，以直白文

字描繪外配女子來臺處境與不為人知的內裡曲折。

即使不是直接書寫女性主題，延伸愛蓮·西蘇（Hélène Cixous）所倡「非線性、循環性的寫作，以迴避維持陽具中心的系統的論述方式」，寫跨性別欲望者與垂死女性親人彼此孺慕倚靠，而輕輕包裹住軍隊殘暴記憶；亦有男同志旅行各地，遭遇不同種族、年紀的男子，或在生活之中，見識美麗與美麗如何被擦拭，那些無法整除卻祕密形塑自己的一瞬，以「碎片」彼此鑲嵌，而有了萬花筒般的美；或是破碎家庭的小孩，以為成長就是前往城市探險，孰知家屋最險，父的缺席所留下的黑洞，使看似線性的出發滿布破綻。

今年納入各組個別評審的「高雄獎」，第一次圈選時，每位評審可投兩票，有評審棄票，僅得五篇。雖徵文辦法表示此獎乃徵選「呈現獨特高雄樣貌之作品」，但評審言叔夏提出一個有趣的疑問：當我們說「高雄樣貌」，我們說的是「高雄地景」，還是「高雄感覺」？也許參賽者和評審都在摸索途中。但最終一致通過的〈大探險家〉，由成長於斯的寫作者將自己長於高雄、認識高雄的經過，與自身家變結合，如何逐漸熟悉高雄各路段彷彿探險，又如何終於沒能找到正確的、回家的那把鑰匙——一座私人的記憶之城，也在其字裡行間被建造出來。

散文組 | 首獎

熊佳慕

〈零餘時刻〉



個人簡歷 |

出生，做夢，旅行，戀愛，獨處，看書，思考，寫作，養貓，死去。

得獎感言 |

我無法掌握整體，但我可以留意細節。
我無法理解世界，但我能夠擁抱自己。

我不知道活著有什麼意義，但我活著，我愛著，我被愛著。

在

我們活在微小的事物中。

—亞歷塞維奇

開始與結束

我們兩人坐在各自的角落裡，無言地攪動一杯心事，沒有任何眼神和話語交流，卻又清楚意識到對方不時眼角偷瞄自己。如果我足夠勇敢和他對上眼睛，如果他先走過來跟我講話，如果你選擇走這條路，你就只好錯過另一條岔路的風景，生命就是這樣，但誰能夠抗拒另一條岔路的誘惑。再一個多小時，我就要搭車下清邁了。我們依然拘謹地躲在各自的世界裡。想起昨天傍晚時分，我們在人工湖畔比鄰而坐，我坐在我的，他坐在他的長椅上，面向湖泊，心事的波動令我們眼前平靜如鏡的湖無風起浪，雲霧翻山飄過來了，快下雨了。我要走了。我站起身來，他也站起身來，牽線人偶似的，由無形的線索牽引著，我們一前一後沿著馬路一直走一直走，我並沒有放慢腳步，徑直回到我下榻處。今天早晨臨離開前，揹著背包到市中心找東西吃，我們又在路上不期而遇，他又一次尾隨在後，始終隔著一段距離，一路跟著我來到這家，曾經在某部泰國愛情電影中看見過的咖啡店。店裡只有我們兩個客人，兩個怯懦、壓抑而被動的男人默默對坐，那麼近，近得可以聽見彼此在想什麼，只要互相輕輕碰觸，我們秘密的花朵就會勃然綻放；卻又這麼遠，遠得無法預見，如果我們走

到彼此的人生路上，途中會不會滑跌一跤，種種可能與不可能，都沉沒在我們之間，兩人不敢打破的緘默裡。然後，我把最後一口咖啡，連同我的自卑和自負，以及這份只能默默收藏心底的情愫，一併嚥下，抄起背包摔到肩背上，掉頭離去。我們的故事剛剛開始，我們的故事已經結束。

當你睡著的時候

黃昏是這個城市最迷人的時段，光線照到哪裡，你都可以截取下來，在永恆的瞬間背後寫幾行字，當作一張明信片寄給遠方的朋友。例如那個困得已經不在人間，睡倒在行李箱上的小男孩。紛亂雜沓的中央車站，人人各有各的方向，他們的命運在這裡短暫地交集，或許純屬偶然，或許不是，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彼此。但我回頭再看一眼。不知道是誰的孩子，怎麼會留他一個人在行李箱上睡覺，不怕他被擄走嗎，什麼地方來的人呢，一丁點防人之心也沒有。那一年在盧比安納背包旅行，春神已經換上夏裝，為了節省旅費，我一個人露宿火車站外。隔天清晨，在黑夜與白天交接的時刻，我恍惚間醒來，發現有個高大，呆頭呆腦，穿著破牛仔褲和鬆垮垮的襯衫，沒有翅膀的天使，以為我遭洗劫身無分文，才淪落到在火車站過夜，默默守在一旁等我醒來。我並沒有忘記他安靜的善意和孩童般的眼睛。我停下了腳步，環顧四周，遠遠瞥見一個馬來婦女懷抱著提袋走來，把小男孩搖醒，一手提起行李，一手牽

著分不清究竟是夢境還是現實的小男孩，消失在人潮中。

經過

一路跟著耳朵追尋這支曲子來到某戶人家門前，我本來就是古典音樂的門外漢，但也還是聽得失神，往事乘著情緒的浪頭一一浮現心上。然後老人開門出來，我結結巴巴英法混雜地說明來意，老人遞上一個親切的眼神，先將我安頓下來：「愣在那邊做什麼呀，進來聽吧。」他的英語帶有法國口音，燕子般裁剪著春天甜潤的空氣。彼時的我在人生中依然莽莽撞撞，結交一個朋友，認識一個城市，都是輕而易舉的事。老人說他是已故法國詩人／畫家／導演高克多的摯友，他問：「你知道高克多是誰嗎？」當然知道。他的《美女與野獸》我是當作同志童話來看的。我還看過他的春宮畫，一根根陰莖比生命還大。我注意到牆上掛著霍普的一幅複製品。霍普的畫就像一扇窗戶，讓我們得以窺探窗內人生中的片段情境，沒有從前，沒有以後，沒有停止，他們的故事蔓延到畫框外。我是先看見霍普的畫，後注意到現實人生中那一個個孤獨的身影，還是我原本就常常留心這個人世不經意袒露的寂寞面貌，所以才會覺得霍普的畫中人似曾相識？老人帶我參觀他家，把我留在二樓他的臥室，老人說他想給我看一樣東西，然後打開櫥櫃，取出一卷錄像帶，我還以為是高克多從未發表過的遺作，一看之下，不禁怔愣，高克多什麼時候拍過這麼露

骨的 G 片，我明白了，但我若無其事藉故離開。這是生命為我而譜的一段小插曲，我還沒有做好準備。老人尾隨著我下了樓梯，他試圖把我挽留下來，伸出顫抖的手摩挲我的臂膀，沿著臂膀摸到頸背，我還來不及推拒，就聞到他撲鼻的口氣，我不得不停止呼吸，否則我會昏厥倒地。我輕輕地撥開那隻在我頸背摸索的手，老人突然變得有點冷淡，或許只是臉上下不來，他訕訕地把門打開，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張開雙臂擁抱了他，彷彿擁抱未來年老體衰的自己。一踏出門口，我就聽見門在身後砰然關上，屋裡仍然傳來樂曲，分辨不出那是憤怒的貝多芬，還是狎邪的莫札特。

路邊狗

我們離開夜市以後，路燈一整排亮了起來，黑夜已經走在回家路上。其中一盞路燈之下有專賣米飯的路邊攤，一個男人在氤氳裡忙著攪拌米飯，蒸騰繚繞的熱氣時而抹掉，時而還原他臉上的五官。「不，他在餵流浪狗。」男友小小聲地說。這才注意到有四五隻流浪狗圍繞著他，興奮地搖著尾巴。路燈照亮他們（還有飛繞亂舞的蚊蟲），幽微的光亮之外，是黑暗，是虛無，但至少還有這麼一丁點時光，是屬於他們的。路過他們的時候，我們都放輕了腳步，把這短暫的瞬間還給他和流浪狗，繼續往前走進黑夜，我們家裡也有一盞燈光和一隻母貓在等我們。

今天最後的光

一隻松鼠仰著小臉，蹲在長椅的另一端，遠遠和我對望。牠餓了吧，我想，但我身上沒有東西餵牠。牠似乎聽得懂我的心思，但見牠躍上椅背，再從椅背跳下去，小披風般掠過草地，緣木而上，消失在濃綠的樹冠裡。我不知道那棵樹叫什麼名字。一個遊民坐在餘暉裡，偎著自己的影子打瞌睡。一個學步中的小小孩好奇地踩了踩自己的影子，在遊樂場的沙地上，年輕爸爸攙扶著他，吃吃笑出聲來，我也笑了。一個老人背對著我坐在翹翹板的這一端，夕陽拉長了他伶仃的影子。稍遠一點，一個男人（嘴裡叨著一根菸）用筆在另一個男人的手心上寫了一些什麼，寫什麼呢，讓我浮想聯翩。那一年夏天，在戰後不久的薩拉熱窩，一個當地青年對我嚴肅地說：「為什麼你只看見我們的百孔千瘡。」這不是一句問話。一對老夫老妻，為妻的蹲下身子摩挲一頭深灰虎斑，為夫的駐足，回頭，望著老伴和貓，眼神溫柔。一隻烏鴉飛過，兩隻，三隻。黑夜，或者命運，即將從我背後擁抱上來，讓我在今天最後的光裡多坐一下下，一下下就好，我用目光撫摸眼前的人事物，感覺彷彿有無形的線索把我們連繫在一起。我孤獨但並不孤立。因為四周的一切存在，所以我存在；如果我不存在，或許四周的一切還是會出現在這裡，但卻無法對我產生任何意義。

再見童年

不過半年沒有回來，老家附近的大草場就縮小了一圈。草場旁邊那排黃花樹也沒有記憶中高。從大馬路到老家的那段腳程也比印象中短，整條街在烈日的烘烤下捲曲著，鄰居的狗吠聲起起落落，讓單調濕黏的熱帶午後更寧靜了。經過王叔叔家的時候，眼角餘光瞥見有個陌生的少年站在窗前，兩隻呆滯的眼睛彷彿從人世的另一邊凝視著我，我和死亡互相照面，但他突然嘴角翹起，似乎想要說些什麼，讓我心頭一凜，我別開臉，快步走路回家。黃昏時分，我和媽媽在廚房裡聽著外頭鄰童嬉玩笑鬧，邊捋樹仔菜葉邊聊一些有的沒的，以日常又瑣碎的小話題，填補我們母子倆半年不見的空白。「你還記得王叔叔的小女兒嗎？」媽媽問我。我記得。我們唸同一所小學，她唸下午班，我唸上午班，因為同住一條街上，常常途中碰到彼此，我在放學路上，她在上學路上，而她總會遙遙對我微笑。我們從來沒有講過話，我連她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王叔叔的小女兒。「她剛剛從醫院回來。」媽媽又說：「血癌，末期。」我愣了愣，從茫然中明白過來。原來是她。那個少年，原來是她。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命運的狹道上相遇，既是重逢，也是告別。也許就是在那一天，我才真正地告別了我的童年。也許就是那一天起，我一直有這種感覺，她代替我過早死去，我代替她活了下來，我填補了

她空缺出來的人生，我剝奪了她錯過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愛一個人，養一隻貓，讀一本書，去曾經在電影中看見過的地方背包旅行，犯下不可原諒的錯誤，在漆黑的電影院內痛哭，明天在很久以後。而我，我永遠都不會知道，當時她想要說些什麼。也許她不過是想遙遙對我微笑，就像我的童年每次在放學路上碰到她的時候那樣。

看見

這一幕只有短短幾秒鐘，像電影中無關痛癢的浮光掠影，稍縱即逝。當時我們坐在計程車上，男友戴著耳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偷點屬於自己的時光，我漫不經心地張望著車窗外亮晃晃的街景，眼前的現實人生扁平而失真，因為過度曝光的緣故。伊朗導演阿巴斯在遺作《24 格》裡說：「我們都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除非它在景框裡面。」車窗，當然也是一種景框。我的眼睛突然相機一樣自動對焦：一個小女孩，邋裡邋遢的，亂髮蓬鬆，光著腳丫，眼睛緊盯著夾娃娃機內，一大堆的絨毛玩具，整個背影都傳達了她強烈的渴望，她失落的童年近在眼前，但卻碰觸不到。然後場景一轉，我們依然是自己人生中的主角，我們依然不知道導筒在誰手上，依然不清楚這齣腳本的走向。

第 25 格

然後我拐進空無一人的僻靜窄巷，生活的聲浪沒有湧到巷子裡來，只有一輛小水果車，孤零零的，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在曼谷忽略的這個角落。玻璃櫃裡切好的水果排列整齊，有西瓜，有木瓜，有鳳梨，有芭樂，有青芒果，生命的豐饒和慷慨，常常讓我驚奇、感動、感謝。這種水果車在曼谷是再尋常不過的城市風景，然而這輛停在空蕩蕩的巷子裡，感覺不是沒有一點點弔詭的。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把它推到這條巷子裡來？他到哪裡去了？他當水果攤販有多久了？他在曼谷的哪一條街上討生活？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存在於他的缺席中，這個攤販始終沒有出場，這輛小水果車一直原地不動，像販賣機卡住了的可口可樂，像點唱機不停跳針的歌，像某種等待果陀式的情境，我走不進去，我走不出去。

樹下

曼谷街廓龐大，走路的話，有時得走上二三十分鐘，才能從住處走到 BTS 站，於是摩托德士成了無車代步的曼谷人的救星。身穿橘色背心的摩托德士司機載著乘客一閃而過的身影，遠遠望去也是風景。每次途經摩托德士亭的時候，總會多看一眼，牆上仍舊掛著前泰王普密蓬的肖像，也有老邁僧侶身披袈裟盤腿靜坐的獨照，月曆圖片則是唇

色艷洵的女星，崇敬之心和猥瑣之意並列共存，沒有一丁點的違和感。一個學童坐在亭子裡寫功課，身上仍然穿著校服，或許在等爸爸收工一起回家。汗水濕透的午後，天氣溽熱得曼谷的日子都黏貼在一起。我看見過最美麗的摩托德士亭，就在我們家附近，亭子旁邊種有一株九重葛，密密匝匝長得比人還高，紫紅花簇一重重地披下，形成一把偌大的天然遮陽傘，為靜待樹下的司機遮擋日頭，他們一個個看似被庇護的孩子，曼谷這處不起眼的邊角因而整個變得醒目起來。我想為那株九重葛和它庇護的孩子們留影，卻始終鼓不起勇氣上前詢問他們的意願。有一次看見兩個男人並肩坐在那株九重葛下，一個身穿橘色背心，另外一個，在我的想像裡，是他男友。每週六天，他晨昏都要接送男友往來BTS站。其實BTS站離他們的住處不遠，常常男友懶得戴安全帽，戴了也不扣緊，他為男友繫扣帶的時候，總要嘀咕幾句，聽在男友耳裡都是情話。男友在曼谷藝術文化中心當守衛，週一公休，常常陪他坐在樹下等候乘客，也會跟其他摩托德士司機講講話，大家都知道他們彼此相愛，心照不宣，兩人相愛的自由和結合的權利無需外人置喙，外人能夠做的就是祝福他們。想念海的時候，他們會共騎一輛摩托到離曼谷最近的海邊，並肩坐在防波堤上，凝望骯髒的海，同樣但又不同的風迎面吹來。我不是沒有看見過兩個男人肉帛相見，眼前這對不過是並肩坐在彼此身邊，我對他們的想像裡卻有開闊無垠的海平線。我從他們面前走過，懷著這份悸動，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無需知道，他們那麼快樂，像一個夢。我讓他們永遠留在這個夢裡，希望那株九重葛永遠守著他們。然後有一天，路過那個亭子的時候，發現那株九重葛不知道什麼時候鋸掉了，心裡某個角落空空洞洞的，彷彿有什麼被連根拔起。但它在我回憶中永遠密密匝匝盛放著，當我發覺世界變得荒謬而無法理解的時候，我會回到樹下留連片刻，彷彿這裡，是提供我庇蔭和認可的秘密基地。

散文組 首 獎 〈 零餘時刻 〉 評語 / 林文義

說是旅行，更多的是心情。

臺灣之外的南亞，熱帶的氛圍在暫居漂移之間，不是點綴的名景採風，而是生活在其中且映照己心的生命探索。

冷冽之筆，紀實異鄉；熱切之心，索引何似。這是懺情臨鏡反思的好散文，別於世俗、承襲的旅行文學，讀之成為一種幽微的人生風景—他國亦如原鄉，依稀彷彿的將自我融入雙腳抵達的所在。

分帖如影像定格，敬謹如山石、文字美學如河流；作者毫不矯情造作的好筆行雲流水，自然且自在一種令人讀之，與共相知的悲喜。這是二〇一九文學獎的豐收。

散文組 | 評審獎

林念慈

〈三十而慄〉



個人簡歷 |

林念慈，三十幾歲了，生於臺北，長於新北，現居風城。輔仁大學進修部中國文學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文學組碩班畢業，現職文編。喜歡小鎮、在田埂上散步、拜訪沿路的狗朋貓友；喜歡花草與烹飪，但一點也不專精，娛樂自己剛剛好。欣賞孔雀，因為美麗、驕傲，又那麼樂於展現。

曾獲臺北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夢花文學獎、臺中文學獎、臺灣詩學創作獎散文詩、吳濁流文學獎。最後不可免俗地加上這句：「詩、文作品散見報章雜誌。」

得獎感言 |

我的書寫既不服務，也不偉大，但足夠把散佚的那些拾掇起來，縫成一張百衲被，給予溫暖和祝福；所以儘管手無寸鐵，有筆，已經夠了。

高雄有母親和阿姨的少女時代，於我，那以愛為名的河，以及吞吐溫柔的港，便是一首來自母系的情歌。五甲國小那座高大的磨石子溜滑梯，更是童年記憶的集散地，我很想再玩一次，也曾試圖「逆流」而上，但時間太滑，很難回去；鮭魚只能在粗礪的現實裡傷了又傷，繁衍一點感慨，任其百子千孫，雖然時常被湮滅，但沒關係，還是要繼續碰撞與逆行，溯尋生命的根。

獲獎歡喜，並充滿感激，因為堅決愛狗，所以咱們不打狗，還是「打鼓」吧；願此後每一步、每個字都能適時地敲在鼓點上，節奏帶勁，鏗鏘有力。

他們說我坐三望四，其實三十歲是一把燙紅的椅子，坐不了太久就會直接奔四；四十歲則外焦內嫩，像火盆裡的餘燼，悶悶地燒，禁不起撩撥；再來，再來數字就沒什麼要緊了。

算是一個老小姐了吧？

父母所在的小鎮，有位貨真價實的老小姐，年已花甲，仍小姑獨處，前半生在繁華的大都會走跳，這兩年才回到鎮上；老小姐的家人幾乎死絕，老舊的透天厝裡就剩下她，頭一次見面，她挽了鬆鬆的髮髻，從三樓的小窗裡探出頭來，逆光，對著樓下的人喊：「你們好啊。」那聲腔慵懶甜膩，如龍鬚糖千絲萬縷，入口就化了。鎮上的人不免有些錯愕，田間的一切皆是天生地養，這金絲雀般又自帶濾鏡的女人是從哪裡飛來的？除了少一根竹竿之外，她的樣子，完全是退休以後的潘金蓮。

透天厝後方有一座深不見底的古井，附近的小農習慣在此打水灌溉，老小姐也在井邊開闢了小小的園圃，展開了農婦生涯；她穿起雨鞋，帶著水桶與鏟子，自認為是洗淨鉛華，返璞歸真，但在世人眼裡，有些事並不是那麼容易洗白，只要一輛陌生的車停在她門口，這消息就可以馳騁到幾公里以外。她在流言裡曝曬了一陣子，作物沒多大長進，容貌已開始凋零，行為也漸漸有些鬆脫，比方深夜在田埂上狂奔哭號，像暴走的稻草人；幾個年輕的警察極力安撫她，只聽見她聲嘶力竭地大喊：「我好寂寞！」

那聲音，像萬鴉飛過麥田。

後來我才知道，那一晚老小姐撥了電話，說身體不舒服，請求世間僅存的弟弟來看望她；通完電話之後，她可能覺得連僅存的一點什麼都破滅了，於是開始奔跑，以為這樣便可以逃開處境，但寂寞變成巨大的結界，將她牢牢地封印其中。

我弟不以為然地說：「有病就要治啊。」

手足說斷就斷，怎麼治？

有病是一種標籤，年紀也是，前陣子我剛領了一張條碼：輕熟女，以方便別人讀取；為了避免條碼剝落，我必須在每天出門前好好化妝，高光修容，並定期參加各種才藝進修與心靈座談，以保生命的彈性。島嶼多蕉，每次吃香蕉減肥的時候，我便不由自主地判定它有幾分熟，太青則生澀，太熟則腐敗，那些黑色的斑點好似長了腳，在香蕉皮上不斷攀爬，我總擔心它們會爬到我臉上；但生命自然地成住壞空，香蕉控制不了自己的熟度，我能做的，也僅僅是吞嚥，或被吞嚥。

我也想過接下來會怎麼樣，敗犬一詞已經從社會上消失，而我其實也構不上，它雖然指涉失敗的狗，卻同時代表擁有資產的女性，沒有些恆產，自然登不上汪星球，所幸我手邊還有幾張封條：剩女，大齡女子、嬌味等等；其實叫什麼都無所謂，理論或派系於生活毫無助益，我既沒打算高舉旗幟組織女兒國，也並不想仇視男人，只是很虔誠地祈禱這輩子能過得好，這樣就好。

這個願望不是很素樸嗎？

兒時那位長得像巫婆的「老菩薩」，曾在燻黑的佛堂裡預示我的結局，她說我會伴著母親終老。如此聽來我是個孝順的好孩子，然而好孩子向來是無糖可吃的，假設我就這樣過了一生，楊惠姍到底還拿下金馬影后，而我會得到什麼？二十幾年過去了，姻緣線顯然已經枯掉，人生從盡力開花轉為拚命扎根，父母就是我的根，然而他們正在萎縮，一點點風吹草動，都會令其破碎。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帶著父母到醫院兜轉，幫著打聽哪個醫師更加善體人意，願意聽人話；總之掛號變成一種日常，今日父親A科、明日母親B科、上午父親C科D醫師、下午母親C科F醫師，有時候兩人的診號就在前後，又分屬兩棟醫學大樓……我的腦子常一團混亂，幾乎要強制關機，但時機未到。父親鎮日抖腳，說他膝蓋好痛，胃好痛，全身都痛，不知道哪裡在痛，抖到像是要飛去外太空，我必須使勁全力拉住那條風箏線，防止他控制不住地放飛自我；而母親剛做完大腸鏡檢查，麻藥的藥效半退，正兩眼茫然地望著我。

儘管爸爸媽媽已經有些走鐘，但無所謂，只要他們還在，我的時間就能正常運轉。

人生第二次算命，鄰居介紹了一位專門改名的老師，他是標準的後中年肥胖男子，短袖白襯衫與老派西裝褲之間，夾藏著一條幾乎看不見的皮帶，勉強區隔出前半生與後半生；而那張老舊的茶几上放著我的姓名與生辰八字，看起來像是要跟誰合婚，但老師沉吟良久，也許是想不出

更溫柔的措辭，而我吞了好幾口的口水，才聽見他語重心長地說：「以後，只有菩薩懂妳的心了。」

因為寫過劇本，所以我能聽懂潛臺詞，這句判詞絕非指人天賦異稟，具有慧根，而是「孤獨終老」的意思。更詭異的是，老師全程抱著一隻名叫「妞妞」的黑狗，妞妞毛色油亮且眼神矜貴，雖為米克斯，卻帶著純種狗的氣勢，脖子上還環了一條粉紅色的珍珠項鍊；牠的兩條前腿熟練地搭在老師肩上，長長的狗嘴靠在老師的左耳邊，我注意到，每次只要牠一哈氣，老師就會順勢說出一句話，使人不禁懷疑，莫非是狗嘴吐不出象牙，才改由老師擔任腹語娃娃？

總之後來沒改名字，江湖依舊獨行。

最近一次，天橋下奇怪的算命女郎要我手握小香爐，待滌淨靈魂後，再捧著水晶球；她注視著那個光亮的宇宙許久、許久，眼球簡直都要凸出來了，才說：「我看不見妳的丈夫，妳身邊沒有人。」

我身邊沒有人。

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就算有過也已成七夜怪談。年輕一點的時候，我似乎也曾在美麗的花月夜裡，遇過幾個人，一起聊過詩詞歌賦、人生哲學，在自覺這是真愛時，天就亮了，再定睛一看，過去美麗的亭臺樓閣皆已頹圮，成為一座座情感廢墟；昨夜的美酒如今只是馬尿，騷辣嗆鼻，而傾慕過的才子或大丈夫，多半已顯出狐相或白骨，莫說辜負，他們，是以肉身來渡我。

而今我的情意逐漸硬化、結石，說不定是已鍛出了舍利子。

三十歲以後，我放下《聊齋》，試著閱讀《一個人的老後》，為了保持從容優雅，學習自立，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喔，不，起初那談不上生活，只是維生，我像倉鼠那樣捧著一堆零食，咖咖咖、咖咖咖，咀嚼的聲音響亮但日子啞啞，破百的不是年薪而是體重；夢裡，我正在生產，面目猙獰，而腹中的巨嬰遲遲不下，致使產道幾乎破裂，當嬰孩終於降生，我疲憊地往胯間一看，發現竟然是自己的頭顱與臉孔，正衝著我咧嘴一笑。

「麻罵！麻罵！妳回來了～」

凌晨四點醒來，我依舊單身，屋裡也持續迴盪著卡通節目的歌聲，我有一座島，叫做卡加不列島……而桌上有盒吃了一半的便當，滷蛋缺口，青春冷去，還浮著一層討厭的油光。彼時我正死命抓住一個自認好聽的頭銜，一份微薄的薪水，然後忙著編寫著別人的悲喜，任憂鬱在租賃的巢穴中不斷滋生；屋子很小，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就擠滿了，心事只好從門縫滲出去，每個房間都有其獨特的哭聲，比門牌號碼更具指標性。

不可否認，起初我還不懂得善用孤獨，認為孤獨就是寒碇，但母親的麻藥退去後，說出來的話倒十分清醒：「你們文藝青年不就是在賣孤獨嗎？」

原來如此。

這句話醍醐灌頂，我終於知道痛苦寂寥是有價值的，

不該隨意拋擲，得妥善珍藏。為此我換了工作跟住處，屋子還是斗室，但至少美麗，配得上我的空虛寂寞冷，除此之外，還買了一盞漂亮的燈，在黑暗中幽微地亮，顯得溫柔動人。屋裡有一面黃色的牆，每次我喝了點酒，就開那盞小燈，把影子打在牆上，感覺終於有人相伴；一邊聽女歌者醇厚、低迴的歌聲，親密愛人，親密的愛人，謝謝你這麼長的時間陪著我……每次我都會不自覺地跟著歌聲旋轉，直到跌進沙發。忽然想起梵谷也有間黃屋，所有家具用品都成雙成對，想要有個人來陪，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偶數對某些人來說太奢侈，所以果斷揮刀，歸還一只耳朵。

「唯有安靜下來，才能聽見整片星空。」我在文章裡寫下這句話，細細斟酌，應是七到十四塊稿費不等，所謂孤獨的代價。

反正時間一長我也想清楚了，既然只有一個人，那就要活得更像一個人。比如不可以站在流理臺上吃外食，作家說，那像是馬與馬槽的關係，太窩囊了，所以要優雅地烹飪，假裝懂得養生，細心配色、擺盤，把健康的食材盛裝在好看的食器裡，再打卡上傳，為他人祝福，也請別人點讚。更要緊的是，我們要學著安放身心，深呼吸，想像溫暖的陽光照射在頂輪，灌注了正面又光明的能量，通體順暢；接著在瑜珈墊上摺疊自己，拜天、望月，軀體時而彎拱如貓，時而平緩放下，再徐徐地向前伸展，變成一個俯臥的嬰兒，諦聽心靈的聲音。

但更多時候，我們被耳語的羊水包覆，尊嚴搖曳，而

任的臍帶終將斷裂，直至乾涸發黑；什麼更愛自己、什麼女性自覺，最後都會在社會的子宮裡沉沉睡去。

想來，我的子宮也會漸漸睡著，生出蔓草吧？

最近返鄉，聽聞老小姐離開此處，跟某位雙B車主去了另一個城市，她再度封鎖了單身樓房，也封鎖了寂寞，只餘下幾則鄉野奇譚，以及深不見底的古井；那深邃無望的地下通道，彷彿是一個巨大的黑洞，更像一只不懷好意的眼睛，眼神陰狠無情，卻叫人更不由自主地凝視它，甚至覆滅其中。

是不是？一眨眼，就要四十歲了。

散文組 評審獎 〈三十而慄〉評語 / 黃信恩

初讀〈三十而慄〉，我想到的是舒國治的〈台北女子之不嫁〉。也許，作者講述的，是真實社會中的某一角。在我近身的醫療場域裡，也有不少走著類似劇本的女性，她們或從事護理，或扮演陪伴者，帶著年邁父母就醫；她們年過四十，甚至五十，堅韌、自足，並且溫暖。不需再緊抓住什麼的人生，自然學會看淡某些緣分，生活日誌裡是父母，或是工作上的病人。

「父母就是我的根。」作者非常深刻地寫下，此際與父母間的情感維繫。無花無果，但根要穩，穩中有責任、有陪伴。〈三十而慄〉藉父母所居的鎮上花甲小姐，對照己身，發展成文。沒有過度的情緒，不忿，不怨，不哀，在世故的聲腔中，所有字面流轉的都是輕輕的、淡淡的，甚至自嘲的、詼諧的、小事般的，但讀後卻是深深的、重重的，孤獨、焦慮、年歲，用文字來妥協，是有著節制藝術的一篇佳作。

散文組 | 優選獎

林芸

〈阿雞〉



個人簡歷 |

屏東人。1998 年生，目前就讀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四年級。養了一隻咖啡色米克斯犬叫做妹妹。吃到飽和手搖杯的癮頭總是戒不掉，所以正在緩慢而穩定的變胖。

得獎感言 |

電話打來的時候，我正走在吵雜的板橋人行道上。秋天的臺北晚上有風，對南部人不太友善。我花了很久才聽清楚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在講什麼，掛掉以後渾渾噩噩，不太敢相信自己這樣得了獎。整個暑假我都對著筆電敲敲打打，阿雞是我寫得最難過的一篇，好像把心裡最底層恐慌、焦躁和迷惘的渣渣通通都挖出來。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也謝謝我的父母，還有這篇文章的主角。

漫漶的雨聲自遠而至，直到屋頂傳來叮叮咚咚的聲音，夏季的雷陣雨說來就來，一回神便已四面楚歌。斗大的雨滴像是被從天空用力向地面拋擲，紛濺出泥土和雷電的特殊氣味。

我們躺在陰暗的房間裡，任由濕氣由房間的四面八方湧來，逐漸蒸散為一片海洋。單人床彷彿方舟漂浮在氤氳的房間裡。將頭靠在他的肩膀，而他用嘴唇叨著我的一段髮尾，眼角餘光看起來像個躺在草地上假寐的牛仔。從長長的午睡中被雨聲吵醒，再閉上眼卻發現再也睡不著了。只好任由呼吸聲重疊，嗅聞著彼此殘存的夢的氣味。

在這樣的天氣裡，連夢境都是濕漉漉的。在回想時要用力扭轉，才能擰乾。我說夢見自己變成一隻人魚，在一方水中游著游著，一直以為是海。過了很久才發現自己其實置身在湖中。他用嘴唇摩娑著我的髮尾輕笑，說著難怪，夢到坐在湖邊等著釣魚，卻久久不見有魚蝦上鉤，原來是湖裡有個醜東西。

左手趕緊抓住揮過去的一巴掌，他張嘴大笑，笑聲浮浮的在房間裡迴盪，我散落的髮尾全濕掉了。

*

討厭一種遊戲，用火柴組成的算式或者幾何圖形，玩家只能移動一根或兩根，使其形成新的樣子。也許是增加兩根火柴，形成四個正方形；或者移動一根火柴，讓原本加法的算式變成減法。我極度不擅長這樣的謎題，他卻沉迷其中，不斷破關，甚至已經達到遊戲裡宗師的封號。

我不是沒有嘗試過，卻是在嘗試過之後更加抗拒。如同占卜或某種暗喻般的遊戲。為什麼只要抽走或是補回一兩根火柴，全盤情勢就會改變，這太詭異了，我曾向他抗議。改變不是該慢慢的、循序漸進的發生嗎。像是漸層飲料的上下層慢慢滲透彼此，像是緩緩吐出泡泡，火爐上的粥，或者像是水氣匯聚成雲。他用下巴抵著我的頭，輕聲哼唱著老粵語歌，並不打算回答。

在雨天的陰暗房間，他又拿出手機開始移動火柴。過於銳利的光線映在他臉上，看起來像一副面具。我戴上耳機，一瞬間雨聲就被流行樂聲蓋過，竟錯覺房間的海潮盡數退卻，乘著音樂飄浮到了另一個宇宙，沒有他的世界。彷彿薩諾斯在我戴上耳機那刻，戴上無限手套彈了指，世上一半生靈從此灰飛煙滅。

我的思緒穿出額頭，隨著音樂到處流浪。薩諾斯也許是火柴遊戲的箇中高手，因為他一次就移動了圖形的一半，所以他是強大的反派。我用手指在空氣中畫著薩諾斯的肖像，如果他是蠶食般地減少宇宙中的生命萌芽，或許有天，他會被當成個英雄，減少了大自然的負擔，人人皆可仰望藍色天空。儘管他有著很醜的下巴。

醜陋而紫色的下巴。像是某些運動鞋的鞋跟。我就有一雙舊鞋的鞋後跟長的和他的下巴如出一轍。凹陷的地方最是惱人，每次去餵雞總是卡了一堆墊料回家。阿雞們總是亦步亦趨地跟在我的後面，偶爾細細的雞爪還會踩到我的鞋子上。啪啦啪啦，翅膀拍動，翻起了橙色的墊料，空

氣裡充滿了乾燥粗糠的香氣。

昨日下午，我和同學一起執週，穿著那雙運動鞋，踩在墊料上發出沙沙的聲音。薩諾斯在吃墊料了，後頭的同學這麼調侃著，等等他會不會讓一半的雞都不見啊。

其中一隻阿雞站在水球上，拉長了脖子睥睨整個雞舍，彷彿雞界美國隊長。我看著那隻隊長阿雞，想像牠體內的病毒正在猖獗的複製，在一顆顆細胞內製造自己的核酸，再組合成病毒顆粒。隊長阿雞的臟器正在逐漸衰敗，實際上雞舍裡所有的雞都是，死期遠比正常存活年限還要近。我環視整個雞舍，阿雞們有的在啄食飼料，有的在墊料上面玩耍，撲動的翅膀飄落了許多白色的絨羽，像是雪花球裡面慢慢飄落的人造雪花。他們全是實驗用雞，被餵養了病毒，以供我們觀察病毒如何對他們的身體造成危害。我們會將牠們一隻隻抓起，裝桶，然後安樂死。剖開牠們的臟器，觀察病毒造成的肉眼病變。

明天早晨，這裡會有一半的雞消失。我用樹枝從薩諾斯的下巴縫隙裡挑出墊料。

*

他的粵語老歌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每每哼出一首，他問我認不認識，我總是搖頭。太扯了，身為一個臺灣人竟然不知道。他總是挫敗地搖搖頭，好像我是個失敗的臺灣人。然後他就會開始找 youtube 給我看，他唱了多少歌，我就看了多少港片和港劇的主題曲。

「這都是我的童年啊。」，他念舊的說。話題總是輕

易地回到赤道附近的國度，四季如夏的地方，爸爸提著一顆榴槤回家，傍晚大家聚集在客廳，看著港劇或羽球比賽配榴槤。周星馳的電影一再重播，百看不厭。天龍八部裡吞風吻雨葬落日未曾徬徨，欺山趕海踐雪徑也未絕望。一口一口喝著美祿，父親緊張地盯著比賽的比數拉距。他知道，爸爸肯定又買了彩票了。

「哪像這裡常常下雨，」他移走一根火柴，一邊抱怨，「那裡的天氣好到不行。」接近傍晚，外頭的雨漸漸轉小，夕陽橘紅的光線射進房間，把一切染的橘橘茫茫。窗外厚重的雲朵盡皆散薄，晚霞的顏色刺痛我的眼睛。血一樣的傍晚，我想起早晨那些雞，剖開牠們的體腔，流出來了血液也是今天晚霞的顏色。

應該是巧合，因為誰都不相信是必然。每次我們安樂死一批阿雞，當天傍晚的晚霞總是特別紅。我想起隊長阿雞躺在我手上的畫面，電流通過牠身體的那瞬間，牠整個身體僵硬地往後彎曲，曲弓到了極限，瞳孔倏地放大，我突然為牠感到灼烈的疼痛。牠的火柴圖形大概全亂了吧，電流像是強風吹散了牠的火柴圖形。再也不會有謎題了。就像當初阿雞們吃了病毒，所以生命從健康的正方形，忽爾間轉為走向衰敗的三角形。

早晨，隊長阿雞躺在解剖桌上，全黑的瞳孔漠然對著我，體溫正漸漸流失。我突然很想要摸頸部右側接近鎖骨的某一小塊地方，那個地方一碰到就會疼痛。但是我戴著檢診手套的雙手沾著血跡，只好忍住這股奇怪的衝動。稍

早在鏡子裡見到一塊殷紅的瘀血，是他咬嚙的痕跡。只是輕輕啃咬，卻造成莫名深的紅印。昨晚的記憶在雨中搖晃，只是在阿雞的屍體面前，回想起來特別解離。

*

「妳有沒有想過，我們的未來會在這裡？」他的聲音很輕，從背後傳來。我總是抗拒著任何以「我有一件認真的事想和妳討論，」為開頭的句子，一聽到就想拔腿就跑。然而

此時他雙手環繞著我的腰，我的背抵著他的胸膛，插翅難飛的窘境啊，我無奈地想。未來，未來不是代指以後的事情嗎？我知道明天早餐該選擇什麼，早晨要抓阿雞去安樂死然後解剖，下午大概會有雷陣雨落下，雨傘還在放在實驗室，應該要拿回家……我心慌的想著這些事情，後天要上課，下禮拜有一場小考，這個月的電費還沒繳。你到底希望我回答你什麼呢？

「我想要畢業之後回家發展。」他的話像是鋒利的刀切斷我的思緒，剎那間我當機了。「妳要跟我回去嗎？」擅長玩火柴遊戲的人，正在嘗試移動一根火柴，在別人的手機螢幕裡。我躺著，靜靜聽他的話一句句拍打在耳際，好冷，彷彿整個房間擴散成海洋，浪自天花板成形，不斷地前進最後拍上岸。海岸邊有蓄著長髮，會唱歌的婀娜妖怪，搖擺的魚鰭輕佻地撥弄出許多白色泡沫，水手一個個被迷惑，頭下腳上的栽進海浪裡，像是被倒進滾水裡的花椰菜。我攀著床的邊緣，彷如處在即將面臨傾覆的船。

從亞熱帶到赤道，有一半的語言不通，食物多半鹹辣。

我任憑他嘗試移動著每一根火柴，拿起來，放在另一個地方，審視一下，再放回原位。問題到了嘴邊，硬是被我吞了下來，為什麼不留下來，為什麼，為什麼不能為了我留下來，為什麼給選項的人是你，我只能選擇要或不要。咽喉有什麼卡住了，我知道自己一開口就會哭。所以我不發一語，打算聽他把話說完。

「可是那樣是把妳拔起來。」我閉上眼睛，卻看到隊長阿雞站在礁石上，咕咕咕咕地叫著。強風就要來了，我對著阿雞大吼，風吹得牠的羽毛濕淋淋的，雞冠的邊緣快速地拍動著。阿雞轉過頭來，兩隻眼睛像是兩個並列的黑洞。擴大再擴大，本來褐色的虹膜都看不見了。我看到自己的倒影，映在牠的瞳孔裡面，黑色的我，外面茫然瞪著阿雞的我，我們都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沉默在黑暗的房間內發酵，他放在我腰間的手臂越來越重。我一言不發，聽到他的嘆氣，沉重有如墜入湖水的石塊。他的擁抱越來越緊，鼻息越來越近，終於濕濕軟軟的嘴唇覆上我的頸項。

*

夢裡我來到了雞舍。永久的夕陽照射著這裡，細細的灰塵粉末在金黃的光線中慢慢降下。阿雞們啼叫著，哦哦哦哦，其中一隻對我說，去吧去吧，妳將要成為遠行的人。另一隻拍翅騰空而起啄了牠，咕咕咕咕，不行，牠痛斥，離開雞舍的家禽，不會存活太久。

粗糠被雞爪掀起來，散落在空氣中。平日溫馴的阿雞，

此刻全部發了狂。「哦哦——哦哦」幾隻遠行派的雞隻嘶吼。翅膀張開到最大，鋒利的爪舉到腹前，彷彿成了掠奪獵物的猛禽。到處都是散落的羽毛，雞隻粗嘎的叫聲，一聲一聲刮過我的耳膜。

「咕咕咕——咕」主留派的阿雞跳上水球和飼料桶，大聲宣揚牠們的主張，其他雞隻群起附和，抖動著牠們鮮紅的雞冠，乍看像是旗幟揮舞，牠們不斷地啄著遠行派的雞，尖銳的喙強而有力，每一次都啄掉對方身上的一大塊羽毛。

牠們不斷地攻擊彼此，甚至波及到我。阿雞們的身體不斷撞上我的小腿，前仆後繼。我搖搖晃晃，努力想要保持平衡。腳上突然傳來一股劇痛，我低頭一看，才發現裸露的腳背，被雞爪刮出一道鮮紅的血痕。血液泊泊滲出，墊料都被染成紅褐色了，我聞到了鐵鏽的味道，瀰漫在黃昏的雞舍中。

在這群混亂中，只有隊長阿雞站在棲木上。半閉著眼，皺褶的雞冠低垂，只露出單側的眼睛，彷彿肥胖的荒野女巫。「隊長阿雞——」我叫喚牠，一邊向牠走近。牠張開眼，溫和的黃褐色眼睛看向我，對著我歪歪頭，雞冠顛顛顛顛的。「妳受傷了。」牠說。牠站在棲木上，和我的肩膀一樣的高度，幾乎平視著我。

我們沉默地對看著彼此，良久良久。四周的雞隻還在打架，整個雞舍混亂的像是開會的立法院。隊長阿雞再次開口，卻是模仿了他的聲音，「我們的未來未來未來未來

會在在在在在哪裡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不會玩火柴遊戲的醜東西，」牠停頓一下，然後挑釁地對我張開翅膀，嘴喙張到最大，上下喙之間的舌頭，竟然是分岔的蛇信。然後牠粗嘎地開唱，「冷雨夜我在妳身邊，盼望妳會知，可知道我的心，比當初已改變……」

牠拍動翅膀，騰空而起，嘴喙對著我的頸項，狠狠一啄。疼痛馬上蔓延開來，沿著神經急速引爆恐懼。

我尖叫地後退，跑出雞舍。雞舍外是綿延不盡的油棕園，暗暗幢幢的樹影在風中搖晃。我不停地跑，不停地跑，地上全是帶血的腳印。腳印被我留在身後，卻又出現在我的前方。我驚慌地踏出步伐，竟然每一步都踩在血腳印上，形狀和大小恰恰吻合。耳邊卻聽到自己的歌聲，淒楚唱到「明明我已昨夜無間踏盡面前路，夢想中的彼岸為何還沒到……」

我怎麼樣都無法遠離雞舍，不管跑得多用力，瀕臨崩潰，雞舍和我的距離總是一樣。我勉強轉頭看著後方，卻看到在棲木上，隊長阿雞正啣著一大把點燃的火柴，拋在墊料堆上。在暮色中，雞舍開始熊熊燃燒。

*

我猛然從床上跳起，心臟急速的跳動著。身旁酣睡的他赤裸著上身，沒有被我劇烈的動作嚇醒。寬闊的肩膀隨著規律的打呼聲起伏。在早晨的微光中，我看著他的臉。濃密的眉毛，筆挺的鼻樑，薄薄的唇上，覆著剛冒出來的髭鬚。恍若初次見面，一切熟悉而陌生。

黑夜是昨日，清晨在今天。我輕手輕腳地梳洗，以免吵醒他深沉的睡眠。想起今天的實驗要解剖雞隻，從衣櫃取出深紅色的刷手服。然後輕手輕腳地套上有著紫色鞋跟的運動鞋，鞋跟上的縱向刻痕裡，還有卡著一小片粗糠，我輕輕用手指彈開。

把鐵門緩緩闔上。我深吸一口清晨的空氣，踏出第一步，像是每次要遠行一般那麼慎重。

散文組 優選獎 〈阿雞〉評語 / 言叔夏

這篇作品以一種陰性的腔調刻寫了情感關係中的種種束縛與矛盾，作者透過「阿雞」的意象，折射出漂移到異鄉的女性如何在情感的餵養中，同時存在著斷裂與依存的悖反關係。文中對空間細節有極為細膩的描寫，尤其是房間與夢境之間，透過作者所使用操演的意象群，諸如人魚、方舟、單人床……等等，構築出一種濕漉且逼仄的窒息氛圍。這或是一位多夢的作者。文字跳躍且具詩化傾向，某些段落甚至抹消了現實與潛意識之間的界線。而透過這種曖昧恍惚的筆法，作者相當成功地呈現鋪展了一段關係中難以言述的宰制暴力。作者的馬華背景亦為這篇文章注入了一種新的語感節奏。惟文末的夢境在全文的結構比例上顯得篇幅稍多，或可略為剪裁。

散文組 | 高雄獎

沈信宏

〈大探險家〉



個人簡歷 |

現任教職、夫兼父職，深夜寫字。清華大學臺文所畢業，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曾獲國藝會與文化部創作補助、「書寫高雄」創作補助、新北市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林榮三文學獎等。作品入選《九歌106 年度散文選》、

《九歌 107 年度散文選》，著有散文集《雲端的丈夫》。

得獎感言 |

我的生命就緊緊攀附在高雄的每一條路上，很早就自己上路，迷路、轉折，窒塞、對撞，以為終於駛入坦途，又顛簸跌宕；以為偕伴熱鬧，胎壓卻漸漸癟沉，努力僵持著不要變形。高雄的道路果然方正有序，也一路將我的故事穩穩妥妥地串起來了，喜歡「大探險家」這個題目，但不喜歡探險，只想好好找到一個長久棲身之所。這篇文章也是，自行出發探險，找到高雄獎這個最適合它的位置，感謝高雄，讓我一部分的自己能降落安居。

小時候，爸爸說高雄的路很好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由南到北，迷路就往旁邊橫越，遲早會找到自己的歸途。當時我數字還不會寫，方向總被牽在成人手裡。他蹲下來說會陪我長大，慢慢帶我走認每條數字路，他說他是百戰天龍的馬蓋先，高雄最厲害的大探險家。這多像電玩的探險故事，破完地圖，解鎖神秘關卡，最後學齊他滿點的等級技圖。

能，即使在無光的夜也能在腦中高掛明亮的星。我住在鳳山建國路，從九如路末端接來，市區密集高聳的建築在此攤平疲憊的長腿，一間間理容按摩店像扎刺虯曲的腿毛，總給人穿越密林的神秘感，越遠離鬧區，那些閃爍螢彩的螺旋光柱或店招也漸漸沉落，像翻到山谷的背面。

國小和國中都在學區就學，很少去高雄市區，常騎腳踏車在鳳山晃，真正熱鬧的僅有那條中山路，運動用品、眼鏡、大書城，還有賣成衣的主幼商場、平價的佐丹奴、班尼路，好逛的美妝雜貨 A+1、寶雅都擠在兩側，夜裡騎樓和慢車道泯除界域標線，重構出一排浮騰油煙的店肆，賣蒸煮煎炸的各式小吃。

如果必須買新衣新鞋、配新眼鏡，市區太遠，媽媽騎她 50cc 的機車載我，一路無力地噴咳黑煙，喘不上噎在管道底部的油料，直到渾身披滿煙塵，來到中山路，隨便停在店門口的馬路上，一下就能買齊。

我們漸漸習慣不等候爸爸的承諾——「假日開車去大

統百貨，買完到頂樓玩海盜船」。因為好幾個星期日晚上，我的舊鞋依然勉強撐著，癱在角落張口喘氣，吃完飯，看完超級星期天，再也沒有藉口淌出笑容，苦著臉等花系列劇場展開令人惱恨的劇情。電全滅了，我躺在家裡最幽深的房穴，用棉被包圍我清醒的孤單，爸爸又不回家，直到深夜，我聽見媽媽陰鬱地捧著電話，低聲刻鑿她同樣曲折起伏的故事。

後來大統百貨在新聞裡焚燒，爸爸的謊言的筋骨也袒露出來了。我們的家門被爸爸的債主噴上紅漆，我才知道媽媽常憤怒地掛掉的那些找爸爸的電話，原來是為了阻止紅漆溢流出來，媽媽後來買香蕉水用力刷掉，爸爸卻揀在某個我們都不在家的午後乾淨地離開了。

他沒有對我說過太多話，我太快長大，像是一場無法在他離席時暫停的電影，不再有輕巧的童語，他不知道和我互動的方式已變成簽聯絡簿和成績單。我只記得他希望我能離開鳳山，考上市區的高中，雄中或附中，他順手指出一個方向，突然記起要教我認路：「從九如路走，不遠。」

「九如」是《詩經》裡祝願君王將有雄偉成就的詩，如山阜岡陵，如川流，如月恆日升，如南山與松柏。九如路自他口中隆為一條搭附在山巒間的險徑，我無力橫越，聯考時數理考砸，無法飛抵青雲，繼續做隻斂翅低啄的鳥，留在鳳山的高中。其實學校不差，粉紅的磚牆和男女粉淡色系的制服，耕闢一片似能沃饒青春的苗圃。

高中跨越學區，叢聚高雄各地的學生。我才知道身體

原來像棵松樹，能長出許多披掛的空間，讓自己玉璫琮琤，渾身流散華麗的節慶氣息。同學的鞋子標上彷彿被認證的彎勾，厚實裹覆，高底撐墊，衝突的配色讓男孩變身配備裝甲的鬥士。運動時換成套球衣褲，寬鬆地凸顯精實的手臂和小腿，若流汗用像忍者的護腕俐落拭去。除了書包，多背一個率性雙肩包，把被壓力拉斜的身體束直。口袋塞入明星代言的翻蓋手機，沒響鈴，也急著甩出英姿颯爽的音效。

下課吃好市多標滿英語的零食，長假後發送出國買的巧克力，他們的生活像絢麗細緻的拼圖混進我簡單的拼片裡，我湊不回原本的生活，卻也拼不出他們的樣子。

媽媽獨力養家，一年幫我買一次鞋，因為大多時間穿制服，假日又不常出門，所以很少買新衣。沒有多餘的零用錢，只有媽媽晚上或假日要值班時，電視上會壓著一百元飯錢，吃得少或乾脆不吃，錢才能積起來。

同學們考試完約去逛新崛江、光南，或去華納威秀看電影。我時時記得自己錢包裡剩多少錢，數算過各種可能的開銷後足夠才跟。從鳳山坐火車到高雄，在公車總站搭一百號公車，班次多，會經過五福路的新崛江，以及三多路的光南、大遠百和華納威秀。

三多五福匯聚吉慶詞彙，有如炮仗，將市中心炸滿輝煌金光，富貴長壽、功名利祿遍地喧騰。在這裡就得不不停花錢，存起的錢像沙坑裡堆高的小丘，一瞬間就能被推倒或踩凹。吃飯、甜點零嘴、看電影、拍大頭貼，有人提議

想買什麼就一起逛，翻過一列列衣架，趁隙偷偷翻看藏在衣領裡的價標，知道這些都是霓虹，抓不住的折光。認真專注地給意見，等待不覺漫長，總有人拋話題。我跟著那些手拿皮製長夾，慷慨掏錢的同學，覺得眼底金星旋轉，魔法只降臨在他們身上，掀開試衣間布簾，瞬間變身另一個人。

如果不小心多買什麼，沒背包，直想著該藏在身體的哪個暗縫，才不會被媽媽銳利的言語狠狠穿刺，假充的胖子被打回原形。回程的普快車上，椅墊綻裂的塑膠皮扎刺大腿，黑窗只映出滿面油光與痘疤的自己，扶手有節奏地晃動，紙袋放在腳邊，逐漸震到積塵的椅下，車廂不斷擰出疲乏的聲響，我也被搖空，彷彿也要跟著解體。

高二因為數學太差，媽媽說考上好大學才有好工作，便報名大多班上同學都去的，高雄火車站附近那種大補習班，在七賢路上，階梯式教室，三排長桌，寫字得拘謹地收肘攏肩，坐太挺會擋住後面的人。如果坐中間卻晚到，整桌人都得魚貫而出，像操作轉珠遊戲或魔術方塊一樣。

假日上課，其他同學或靠父母專車接送、搭公車，或提早在下午相約逛街購物。午後我通常屈在書桌前趕寫補習班派的計算作業，然後看準時間出發。下火車後先獨自在低價食肆林立的補習街打發晚餐，再徒步走十幾分鐘。記得七賢路上有間「彩色巴黎」簡餐店，步行經過時，看見店裡處處綴掛俗艷的燈飾，坐滿準備補習的學生，笑得比面前火鍋微弱的火光還要灼亮。隔條路有錢櫃，遠遠看

見門口年輕人勾肩搭背，可能等人來、等包廂，時間無法片刻停留在他們身上。

趕抵教室已渾身汗，沒多久就要上課，瞥見同學聚在一起，果然像一群群逸遊山野的竹林七賢，清談玄幻地懸在一片嘈嚷中，我探聽不出任何形體，他們也沒發現立刻縮進座位的我。我的數學越來越好，不再拖垮校排，名列前茅。此後我更用功上課、補習、下課，發成績單後同學們嬉笑著走來誇讚，我自習題裡抬頭，心虛地微笑，覺得怎麼笑都搭不上他們的頻率。

大學學測分數替我攤開寬廣的地圖，不像同學們逮住高低參差的分數著急地向北逃，離家越遠越好，我留在高雄，替自己省錢，家教打工，不常待在學校。交到女友後，常從家裡騎機車穿越九如路，到學校載她去三多或五福路看電影，穿上自認帥氣的衣裝，毫無遲疑地掏錢買兩張票，在黑暗影院裡緊牽女友的手，我終於可以將過去認為崎嶇蜿蜒的道路，走得平坦自在，來去自如。

女友是外地人，約會常是高雄景點巡禮，六合路來自《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夜市果真像個封閉的世界，脆弱到禁不起與外界碰撞，任何議論一下就能戳破撐張在氣球皮上的豔彩。在地人遠遠避開，尋常的食物膨脹出巨大的價格，文字和口味簡體化，或變成滑溜的外語，從口裡飄過，沒留下任何印象。

女友逛得興致缺缺，心不在焉，我千方百計逗她開心，

開話題，呵護備至，黏紮六面將她封合進一個立方體小宇宙。交往幾個月，我只敢碰她的手，因為有人教過：男女交往就是彼此尊重，心靈的交流。

女友始終開心不起來，沒撐多久還是分手了，我孤單地困在窄仄的方盒裡，苦思原因，她已經飄到無邊無際的宇宙，探索持續膨脹的未來。

八德路始終候在那裡，德行越齊備，似乎越有沉穩內斂的氣質，大多是住宅寓房，幽靜地夾在七賢與建國兩條大路中間，我向來沒什麼機會經過或停駐。大學畢業後，相識多年且同是鳳山人的高中同學情義相挺，默默陪我拖著裝滿教具的行李箱，在小島流浪，向惶惶的未來征戰。幸運地考取教職、留鄉工作後，我們便交往，準備結婚。

妻的外婆住在四維路，結婚前的過年，我們開車載她去四維路的大八家族聚餐，方正剛直的大道，中央兜來巨大的樹叢添綴，像結上華麗卻不過度鋪張的彩球，一路齊列矜莊的學校、政府和飯店，出入的人都被收束在熨線俐落的制服裡。身在其中，似乎也被四根繩子牽吊起來，擺弄出有禮的模樣。但是剛買車，不太知道停車的眉角，以為暫停幽僻巷弄的紅線無妨，小看警察鋪天蓋地的耳目。吃完一頓正襟危坐的飯，車子早已不知何時被一路歪斜地拖到八德拖吊場。

因為這個原因，終於來到八德路，將罰款繳給柵欄小窗前的圓形錢盤，車子被貼滿黃封條，地上也盡是撕下的黏屑，躲不掉，大多都沾在鞋底。把車領走，卻突然悲傷

地覺得，不管我加速開離多遠，一不留神橫越標線、錯失燈號、怠速超時，又將被鐵勾耙起，揪住頭，雙腳無力地在後甩擺，一路拖行，再也無法掙脫，我的車子僅有唯一的歸向，永遠必須停回這固有美德的框格裡。

婚後住在前鎮區，一心二聖路附近，離市中心不遠，兩條路像傾斜的滑道，沒有醒目建築或重要景點，存在似乎只為輔助人車匯入主要幹道，如中山、林森、三多路，很適合當作住家的位置。這裡像另一個鳳山，一樣居中，有如橋梁，一心二聖路末端恰巧接回鳳山南端，回老家陪獨居的媽媽、岳父岳母都很方便。從此二人一心，無私地為家奉獻。

以前覺得十全路很遠，在極北端，被拋在不停以列車向左右探伸手臂的火車站背面，公車晃蕩到此處，像是來到地圖的盡頭，只能撞到一圈與道路垂直而不再有名字的牆。但聽說十全路之外的左營區正逐步發展，從一片片荒地裡長出新潮的大樓和商場，降落所有來自異國的料理，公園壯闊，人口陸續北移，逐全美生活的新面貌而居。

工作後學校就在左營，妻產檢、坐月子的產科醫院也在附近，建得豪華氣派有如宮殿。十全路不再是想像的邊界，只是一張紅綠燈旁的標牌，我日日開車橫越。城市繼續擴張，向更北的高鐵站隆起綿亙的建築，人卻無處可去，向上堆疊，變成一扇扇反光的窗戶。有孩子以後，移動路徑變簡單，平日接送通勤，假日百貨或踏青，城市細密的腔腸像被一把扯出，抖成幾串能被繫上陀螺的繩索。

成人成家，十全十美，終於探索完所有數字路，沒人引領，也成為獨當一面的大探險家。

後來高中同學們難得漂回高雄重聚，睽違多年的同學會，我和妻抱小孩出席。他們的方位轉以北部為核心，東區西區、南路北路、快速高架、夜店咖啡廳。聊美食則是電視常聽見的商圈或夜市，店名多是拗口彈舌、不知意義的法義西語或日文漢字。他們隨興吐出繽紛彩絲，在蜘蛛般大張肢足的捷運站之間神氣擺盪。聊生活，換過幾個工作、搬過幾次家，還不想結婚，有對象，但不怎麼滿意，走馬看看，世界偌大，隨處春色，煙花漫天。像踩獨輪車，即使晃蕩，仍昂首伸頸，下巴是英勇的長劍，衣擺和髮絲都飛揚得那麼瀟灑。

我和妻輪流餵飯、安撫、換尿布，揣摩孩子神秘的睡意，漸漸被話題拋開，最後只剩單手攀附懸崖，快掉到地圖之外，連聆聽都吃力，最後倉皇道別。

或許那才是真正的探險，世上美麗的花朵太多，不需要長久停駐，他們有如蝴蝶授粉，配育出更多蘊藏未知未來的果實。我花這麼多時間在一個城市的不同道路上迷途，摸清方向才用穩妥的腳步印滿生活的軌跡。在他們面前，竟只像個老人傍晚的公園迴圈步道健行，或是小孩握著棋子，隨骰子點數在大富翁遊戲紙上的旋繞，被一條來自中心的繩索緊緊栓牢。

有天消失已久的爸爸打電話來，他住桃園，熱情介紹幾個陌生景點，說有空來玩，「你一直待在高雄，該來北部開開眼界。」特別提醒我記住他的社區，名稱充滿異國風情，

如果要來，「跟計程車司機說，他們都知道。」

他想起什麼似的補充，他和一個女人在一起，自顧自地替我稱呼她為「阿姨」，蠻橫推開我錯雜的親族系譜，為她擠出位置。「我跟阿姨沒結婚，就這樣，很久了，挺好的」。即使始終像個飄蕩的種子，他也需要一個落根的土壤，他的探險終於抵達終點，大探險家畫出再波折的旅徑，還是得回返原點，找出中心。

正想給祝福，他卻一本正經地說起最近為年老的阿公阿嬤花不少錢，「你在賺錢了，可以借爸爸一些嗎？多少都可以，一定還。」

我還沒借，心裡就先少掉什麼，像飄浮在外太空，他棄絕多年的失效承諾，燒毀後露出筋架的身形，如被引力迴擺出固定軌道的太空垃圾，冷不防地朝我撞來。

我又被塞進滿布瘡孔的家屋，縮回孩子的身形，我原來只是在家的遺址拾起殘磚，悉心吹灰、對齊，壘砌出更小的屋席，抱住膝蓋，將頭深埋在身體裡，殘餘一截頸項痿在外面。我沒成為一個大探險家，我從未離家，沒有歷盡艱險，沒有在冒險地圖上戳記令人眼花撩亂的抵達。

我只是探險家，為家探險，像探洞，黑暗中睜大眼汲取微光，小心翼翼地探指躡足，怕再有毀傷。

爸爸也並不是一個大探險家，他不回家，隨時都在離我遠去，用短短的一生挑戰沒有終點的大探險。像鳥，永遠奮飛在半路，視野總拋越到比身體更遠的茫渺虛空，過眼的全是雲煙。

這世界根本不存在大探險家，只有被留下與離開的人。

散文組 高雄獎 〈大探險家〉評語 / 廖鴻基 〈棋盤〉

作者成功地將成長故事鋪陳在高雄這座城市的地圖上演繹，讀者可以順著〈大探險家〉這篇文章，走過高雄以數目字序列為特色的街道，清楚看見一個人從出生地點，經由生活不同階段向外拓展的本能，逐次建構出一個市民與城市與鄉土的對位座標。

文章讀來仿若一盤已啟動的棋局，棋盤上的每顆棋子各自隨命運、隨條件移動，並與其他棋子（親朋好友）週旋互動。有的人選擇留在這盤棋上耕耘，有些人逸出這只棋盤，往外發展。同樣一輩子總是有人過得跳脫，也有人走得平穩。

作者以平穩的筆意，娓娓道出雖有波折但穩健的人生步調，對比這盤棋外的繽紛多彩，作者在文章中隱隱透露，不是不嚮往，不是不羨慕，但無論如何，留下的和勇於外出探險築夢的，不都有得有失嗎。

如文章最後作者的感慨，「這世界根本不存在大探險家，只有被留下與離開的人。」

2019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會議記錄

時間：2019 年 10 月 3 日 15 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言叔夏、林文義、孫梓評、黃信恩、廖鴻基（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毛麗嵐、陳娛如
《聯合文學》雜誌 王聰威、邱美穎、李俐

瑩紀錄：陳延禎

攝影：李俐瑩

委員們共同推舉孫梓評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黃信恩（黃）：第一點，這次的作品初選我覺得落差很大，好壞很明顯，看前幾行字就會覺得有些投稿者也許沒有做好功課。但這讓評審們選出能凝聚共識的作品較不困難。第二點，這是一個地方文學獎，沒有限制作者要出身高雄，不少作品雖有點出高雄，可惜沒有把對高雄深刻的體驗描寫出來。這次作品非常多元，在我心目中第一名的文章是要可以讓我悸動的，然而這次作品沒有那麼明顯，但確實

有幾篇是不錯的。其實我也曾是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參賽者與得獎人，這次回來擔任評審意義重大，希望這次可以選出優質並有質感的作品。我評選的原則主要是讀起來流暢，文字靈活不要太陳腐，希望有作者的巧思藏在文章裡。在情感方面，有些文字會讓你感到真誠，但有時又會太突兀，所以感情拿捏是否自然也是我看重的部分。

言叔夏（言）：其實我的感想跟信恩有滿多重疊的。由於沒有限制寫作主題，會造成評審在過程中的猶疑，有些寫得非常抽象，有些非常針對高雄這個主題，所以常常需要調整標準。還是有很多作品在描寫高雄的特色或在地經驗，這方面我覺得水準落差滿大，有些作品把高雄當成一個符號來書寫，沒有深入內在的經驗；可是也有一些作品採不同寫法，是從內心出發去勾勒出一條抽象的動線，這些動線會把高雄的地景或細膩的事物編織進去，這樣的作品在地方性文學獎會比較突出。流動的經驗也是常見的題材，像是北漂的書寫，我自己也有漂走的經驗，這還滿有趣的。這次的題材非常多元，除了上述這些也有描寫自己的慾望、生活上瑣碎事物的作品，我覺得這樣好像是要打破地方文學獎的格局規範。我自己評選作品也是依據文字的好壞。有些作品太貼近經驗，但散文這個文類其實是舌頭的練習，要把日常的風景找到一種聲腔或音階發出來，所以文字的技巧與表現還是最重要的。

林文義（林）：接到滿滿一箱稿件時大家都會嚇一跳，但我覺得剔除與篩選的過程是很重要的。如言叔夏老師所說，作品只要能突破的話，即使著眼在一個微小的在地特性，也能寫出大山大海的故事。高雄是個擁有許多特色歷史與海灣的國際都市，與臺北不同，但這次評審少有書寫出這些特色的作品。很高興看到這次決選各位評審老師選出的作品，文字的美感在散文中還是最重要的，我也期待像這樣寫出令人驚豔的東西給高雄。

廖鴻基（廖）：這次多了高雄獎，我想是主辦單位為了鼓勵在地的書寫。這部分可能還尚未成熟，因為從本次作品中還看不出高雄特色。高雄是個港都、港口，這是很具優勢的特點，但沒有看見與這類有關的作品。這次的題材相當廣泛，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愛情題材，過去的文學獎中愛情題材漸漸減少。這是一個不會僵硬並帶來刺激的主題，本次稿件中這個題材回流了，讓我很高興。我的標準當然還是在文學性，文字不能是平白直敘而是要整理、經營過的，再來是題材的創造性；第三個標準我是用直覺，要能讓我感動。

孫梓評（孫）：我覺得本次收件數沒有非常高，但作品的含金量還蠻高的。如各位老師所說，題材很多元，我很少會看到這麼多沒被寫過的主題，很有意思，讀到許多生活中我沒想到可以被寫的東西。我覺得散文本來就是一個自

由的載體，可以承載我們的生活，因此生活所見跟生活所立成為書寫的主題，對讀者來說是幸福的，這樣就可以避免重複閱讀單一主題的作品。我的評選標準是能否達到文字的使用與是否構成風格，剛剛言叔夏提及，散文就是找到自己的聲腔去說話。有些事可能很日常，但用風格化的語言就能呈現另一張臉。另外作品的限制是五千字，提供了一個滿大的舞臺，對作者而言可以去展現鋪排及自己才能表現的細節。如果有個好的題材但在結構的聯繫上沒辦法做得很好的話，會覺得有點可惜。其實我交出初審時覺得很忐忑，因為有些文章我覺得伯仲之間，幸好老師們共識度很高，原本我有猶豫的作品也出現在決選名單裡，因此我又重複讀了好幾遍。在這樣的過程之後，我決定選出反覆讀後最沒有褪色的作品。

複審結果

本屆小說組總收件數為一四九件，複審結果共十二件作品進入決選。獲得三票一篇，兩票五篇，一票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零餘時刻〉（林文義、廖鴻基、黃信恩）
兩票	〈所見〉（孫梓評、黃信恩） 〈離開妳城，走他方〉（林文義、廖鴻基） 〈三十而慄〉（孫梓評、黃信恩） 〈阿雞〉（孫梓評、言叔夏） 〈一夜〉（黃信恩、言叔夏）
一票	〈旅行的理由〉（孫梓評） 〈禁忌的門〉（林文義） 〈候車亭〉（言叔夏） 〈生之宴〉（言叔夏） 〈她〉（廖鴻基） 〈大探險家〉（廖鴻基）

經評審委員討論，兩票以上作品進入最後決選，一票作品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也進入最後決選。

一票作品討論

〈 旅行的理由 〉

孫：這篇的形式在這次參賽作品之中較特別，有點夾敘夾議，作者把這個時代的人，對於存在的騷動與在生活裡一直想離開的某種騷動，包裝在一個理由裡面，這個理由就是曾經在前網路的時代遭遇過一個人，或者曾經旅遊過，希望透過旅遊的方式在茫茫人海中重新與這個人相逢，也自問自答為什麼不在網路上尋人就好了？但在書寫中對前網路世代的執著與著迷也是作者浪漫的地方，作者有他的偏執之處。作者的優點是擅長做蒙太奇的剪接，他喜歡把臺灣跟世界各地剪在一起，所以會發現很多堆疊排比的狀況。這個狀況也像我們真實世界發生的事，你在滑臉書時上一則可能是香港的事情，下一秒是南方澳斷橋事件，我們與世界同步，但同時也很混亂。

我覺得作者把可以藉由旅行跟移動去對抗未知與腐敗，而把旅行作為日常的對立這種狀況寫出來以外，也寫出旅行其實就是一種日常的對換，你因為活膩所以去旅行的地方其實也是別人活膩的地方，這種弔詭我覺得是作者在文章中所辯證的。這篇文章最好的地方應該是去投宿旅館的部分，作者說到我們在自己的房間總會覺得不夠乾淨，但在旅館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減法、陌生、臨時的。談旅行的說法也讓我想到張亦絢說過的話：「有時候人會嚮往死亡，就是因為死亡的時候自己的面貌可以被保存完整。如果把

死亡替換成旅行，聽起來像騙術或狡猾，但也沒什麼不好，如果你很喜歡死亡的話，那你去旅行才會多死幾次，總是比只死一次來的好。」對我來說這篇是個很當代的作品。

廖：風格非常強烈，文字能力相當強才能寫出這個方式。如梓評所說，把臺灣跟各地方做連結是強項，但我覺得如果不斷重複這樣的手法，恐怕有點故意。第二我覺得有些牽強的部份，如第五、第六頁不斷出現的問句句型，還有去旅行這種彷彿脫俗的行為，似乎有點自命清高，我不太喜歡。

林：我曾經在三十年前，用這樣的方式寫過，但如廖老師所說，這篇作品看起來花花綠綠，有許多巧思，但像個自助餐的長桌有很多東西，但我最盼望的焦點不在那裡。作者描繪出的每個場景就像點出一個很漂亮的星光一樣，但這樣感覺反而很疏離，即使有溫暖的部分也感到游離。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 禁忌的門 〉

林：這篇比較特殊，描寫幼時到長大與父母之間產生的疏離感，這種感覺在我們的生長經驗中大多經歷過。文章起於童年，我們共同的想像，好像在霧中，但缺點是後來沒有從霧中走出來，所以我覺得可以放棄。

孫：這篇本來想選。很多作品在描述會很刻意，但這篇的文字感覺清淡又有自己的魅力。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在這篇其實有三道禁忌的門，第一道是小時候家人用來隔出自己的空間所關上的門，第二道是父母給他一個閱讀的想像，進到閱讀就是一道門，第三道門是從外面歸來後我們依然是家人，但要把各自的秘密丟進一扇門中鎖起來，即使親如家人也不能分享，這段很美很哀傷。這篇的主題其實我會想跟〈大探險家〉做對比，我覺得他們是同樣主題，但完全不同的寫法。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候車亭〉

言：我覺得這篇很有趣，聚焦在一個微小、短暫的課題去探究。從一隻蚊子去寫自己的經驗，但重新閱讀後我覺得作者的寫法還是有相當大的瑕疵，散文在抽象與具象之間有個困難的技巧，就是中間像接著劑的東西，我覺得作者在接著的部分不是很自然。〈禁忌的門〉一開始我也有考慮，這兩篇我覺得有一樣的問題，在各式各樣的詞彙中有黏合上的困難。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生之宴〉

言：這篇寫年輕時感到的困境。一個在消防局服役的替代

役男，用了許多抽象、瑣碎的方式去寫從訓練到進入職場，在打火的現場怎樣判斷生命這件事。我覺得這個題材是這次比較少見的，也寫出年輕一輩的不安和迷惘、肉體等部分，以及在生死邊界如何收納自己，這樣的題材是吸引我的。作者有自己說話的腔調，但缺點是這樣重複使用下讀到後面會感到疲累，因此我還在考慮。

廖：起頭寫得非常好，文字能力也相當歷練。只是整個過程有點沒來由、強說愁的情誼，再來從消防隊的角度來看生死，這樣的寫法不是那麼恰當，像是第七頁中「見證一個老男人的死亡，觀看疲軟昏厥的老婦掀翻上衣露出皺囊般的乳袋，瘋人的哀哭怒號，垂死無尊嚴無面目的肉體」。在這個領域的工作者，看待這些病痛的醜陋應該用更內斂的寫法，而不是冷漠、與自身無關的。

黃：在民眾撥打一一九後，將病患送到急診的過程中，負責急難救助的人員叫EMT，作者就是其中一員。我在看這篇文章時很好奇，比醫生還在更前線的工作人員會有怎麼樣的體悟跟感覺，但到後來我覺得沒有得到新的認識。感覺主角很想趕快結束這段役期，結束他的不安跟困惑。這篇文章有很多焦點，我覺得如果抓住某個場景集中去描寫也許會更好。

孫：我覺得這篇文章很特別，現在很少異性戀男生會很赤

裸地去描寫對女體的慾望。我覺得信恩說的對，主角就是不想當兵，甚至是個厭人的人，但又想要書寫，所以他的活是很掙扎的，他把自己放在一個這樣衝突的現場。這篇文章有實有虛，這樣的手法滿不錯。但我不太喜歡作者的題目，我覺得沒有貼近作者要說的存在尷尬的狀態。

林：我覺得他太跳躍了。

言：聽完老師們的說法，我覺得作者想做到很極致、極端的表現，但有點尷尬，作者沒辦法做到對現實的那種接近，這個主題應該就是突破這些將生命當成宴會享受的意思，但在這部分作者好像沒掌握好，沒辦法做到極端中的出路或出口。

討論結果：孫梓評附議，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她〉

廖：選這篇是因為題材特別，描寫一種對外籍新娘高高在上的挑選姿態，到後面呈現出血淋淋的現實，這個表達很好。但就文字方面跟其他作品比起來還是不足的。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 大探險家 〉

廖：我覺得這篇特別的是把一個城市跟成長歷程結合，父親想帶著主角去探險，但最後落空，被同學比較並感到落寞。最後的結局也是強而有力的：「這世界根本不存在大探險家，只有被留下與離開的人」。這是一篇很好的作品，我強力推薦。

言：我自己重讀後發現，這篇有一個很有趣的小孩子的腔調。其實文章中沒有特別厲害的修辭，但那個聲音滿吸引我的。有些句子雖然清淡帶過卻有輕巧的想像力。作者把散文中的「我」縮得比較小，這個縮小是有幫助的，像一個灰塵一樣縮在角落，帶我去看城市的變化，還滿有趣的。但最後說，主角沒有成為大探險家，只成為探險家，我想知道這之中差異是什麼。

孫：這是作者的巧思。這篇寫了兩個探險家，一個是父親本來想成為大探險家而沒有成為，一個是文章寫完後主角成為大探險家，然後把「家」這個名詞獨立出來，也就是雖然要探險城市，但其實從未離家，所以是探險「家」。

林：這篇我可以支持。這篇有高雄的氣味跟成長的記憶。包含地景的轉變也不露痕跡的表現，讓人眼睛一亮。

討論結果：林文義支持，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兩票作品討論

〈 所見 〉

孫：這篇作品跟親情有點相關，描寫父親換肝過程中的所見。不只是病房，也從窗戶描寫童年的想像，以及失敗研究生無法跟父親表達自己脆弱的狀態。作者的文字在寫實景時特別好，例如：「病房裡大家都在咳嗽，好像共享一個肺」、「病房內，所有隔閡都是軟的」，這種形容都很厲害，具有細膩的觀察力。可是這篇文章除了實也有虛的部分，包含對自己人生狀態的想像，但我覺得在這方面比較捉襟見肘，將想法表達在哲學層次時比較辛苦。有一段是把童年的相機跟父親幫主角拍照做結合，作者很節制地描寫對父親的情感，但有點太節制，若多描述與父親互動的細節，也許會讓文章更有溫度。結尾的部分讓我有點考慮，原本寫到父親最後還是換肝了，佛卡落下後他落淚，這邊很美，但最後還有一段落實的說法，有點破壞了那個感覺。

黃：我那時看到「肝臟移植」四個字，以為我會看到肝臟手術的步驟及之後復原的過程，但沒寫到也沒關係。作者的觀察細膩，梓評說的那句「病房內，所有隔閡都是軟的」我也很喜歡。但作者寫虛的想像有點太多了，錯字也有點多。

廖：面對一場捐肝的手術，作者寫得太冷靜了。

黃：我會想知道手術後續發生的事，但作者只停留在對病房的觀察中。

林：也許作者也是小心翼翼，不敢對專業的醫學有太多描寫。

〈離開妳城，走他方〉

廖：作者描寫了非常奇怪的愛情，可說是單戀，又不是一般單戀。用一種形而上、空靈、深層的自剖，決定不再見對方，只是去他走過的地方。這樣的題材是深刻的。作者的文字能力非常好，有很多美麗的句子，描繪的愛情是很特別的。

林：我的意見跟廖老師很相同，這篇寫得像首歌一樣。從作者文中知道他懂法語，所呈現的法國感跟我所認識的留法朋友身上感受到的相同，相當道地。作者的文字也相當流暢。

言：我覺得很難從作者的文字動線去建構他要傳達給我們的。一般不論寫實寫虛，都會有個句子會慢慢進入作者要表達的情節或場景，我覺得作者的句子都降落得太快，也很快就跳躍起來。我覺得這個題材可能要有更多細節來支

撐，並且細節間能夠對話，而不是用喃喃自語來連接。

孫：但感覺這場戀愛就是他的喃喃自語。我其實會想知道女性的角度，因為作者提到那個男人是宗教一樣的到來，這段愛情與那個男人都是被神化的。我困惑的是，在這中間作者特地提了一段從小被眼睛注視的經驗，這個經驗與日後他對愛情的看法還有文中的聯繫是什麼，我會無法確定。

廖：我覺得可以看第六頁的這段：「置身巫境，才能自巫魅中脫逃，自由得以復返，我將拾回乾淨的靈」，他自身的這段經驗，還有不斷通過宗教儀式脫逃，我想這是要跟那個法國男性的研究產生呼應。

林：作者有很多倒裝句具有神性。我覺得作者彷彿察覺到彼此對性跟愛觀念的差異，造成一種對立，我覺得作者是很靈巧的。

言：我覺得這篇文章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看見黑眼睛的部分。但後期在追逐那位男性的部分時，有些地方好像有工作還沒做完，沒有辦法說服我。

黃：這篇對我來說許多地方太模糊了，讓我比較難進入到那個世界，但我同意這篇的文字是很好的。

〈三十而慄〉

黃：這個作品描寫的是熟女的焦慮，以及在這個年紀中會遇到的現實問題。我覺得作者的文字還不錯，把都會熟女的世故表達得很到位，在文字的幽默中也感受的到淡淡的哀傷。比如有一段：「想來，我的子宮也會漸漸睡著，生出蔓草吧？」，我不知道一個女性描述生育器官的枯竭會是什麼心情，作者並沒有用流淚等方式表達，但從這些焦慮、直述地描寫中感受到悲傷，這滿吸引我的。

孫：這是個三十世代女性的自畫像，有兩種聲音交響著，一種是他人的眼光，一種是自己的內心。女性一直是被注視的角色，一方面沒辦法停止被看，一方面也沒辦法停止對自己的內心說話。在這樣鮮明活潑的狀態下作者表達怎麼正視自己孤獨的過程。作者很好的地方是題目從成語「三十而立」去扭轉，可以知道他對文字的巧思。作者很幽默，有些讓人會心一笑的地方。但三十之後的處境沒寫到這麼厚，還是大多盤旋在是否結婚這個問題。跟〈阿雞〉一樣，這篇也使用夢來做轉場，這個夢使用得比較好，讀完之後會讓人感受到三十代女性的感受。

言：這篇我本來要選，但我覺得結尾太草率了。不然我覺得作者在爬梳和構築主題都非常有自己的節奏。作者很細膩，也有些具想像力的部分，但這個想像力有時使用的太浮誇，其實這篇和〈阿雞〉、〈離開妳城，走他方〉等等

幾篇都有一種陰性的書寫，在這之中本篇是現實感比較強烈的，沒有被陰性的腔調給吞噬。夢境也有發揮到效果。

林：我不敢太主觀去了解女人，這篇跟〈阿雞〉我也有考慮，像叔夏說的，我覺得這篇對子宮的形容像瓷器一樣，我可以支持這篇。

〈阿雞〉

言：這篇描寫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的關係，有非常感官跟身體性的描寫。從作者文中的房間還有雞的描寫，營造出一種封閉的效果。我在想高雄獎有沒有可能頒給這樣的作品，因為文中的男人是問主角要不要離開這裡，把自身情況跟雞做一個強烈的連結，並把少有的技巧縫在裡面，我覺得挺好的。但作者描寫夢的篇幅太大了，以致描寫現實的部分也被影響，結構變得不穩。

孫：阿雞其實是實驗室裡面養的雞，有天會被殺掉變成數值。透過男女的互動，把命運對人以及人對實驗的雞做了一個對位。作者很有才氣，很多細節精緻不落俗套，喜歡他的文字。最厲害的是作者用輕巧的方式寫出戀愛中越親密越暴力這點。但夢的部分也讓我遲疑，除了篇幅大，夢的內容也太針對作者的現實去呼應，但夢應該是個虛的事物，這種寫法變得很落實，我覺得有點可惜。

廖：如果跟〈三十而慄〉相比，我會選這篇，這篇的層次感比較好，我會投他一票。

〈一夜〉

黃：我覺得「一夜」這個意象是好的，有時許多病痛或心情能在一夜之間獲得改變與療癒，作者從衣服一夜就乾了去延伸，我覺得很細膩。作者的文字很不錯，感覺懂得文學技巧。但我讀下來之後，不知為何會對文章的真實性感到懷疑。第二頁寫到：「鴉片，嗎啡，這類毒藥是妳唯一解藥。」我較不喜歡「毒藥」這樣的敘述，如果有在從事相關職業就會知道，這類的藥物是幫助安寧病人減輕痛苦的重要藥物，這樣書寫會造成錯誤認知，如果這篇有得獎我會希望作者修改這句。

言：我在高雄獎也選了這篇。不知為何讀完以後有股強烈的南方感覺，也許是作者腔調的關係，整篇讓我有種臺語歌的感覺，大概是作者的細膩之處，融合了傳統與現代，雖然通篇沒有使用臺語。從作者對窗外雲朵的描寫，可以讓我想到高雄午後冰冷的厚雲層，雖然沒有漂亮的文字，但在氛圍營造是成功的。我覺得一夜這個設計很精巧，代表的不只是死亡，也是對親密之人不能展現的陰暗隱匿之處。這篇雖然看起來雜，但作者使用了散文技巧將事物串連起來，我個人滿支持這篇。

孫：我本來也想選這篇，但不知為何讀了幾次後也浮現像信恩說的虛構感，可能是設計得太漂亮了，包含一夜干、一夜衣服乾、一夜的秘密等等都很精巧，文字技巧非常高。讓我納悶的還有，作者的媽媽並沒有出現，那跟他關係緊密的這個阿姨是什麼樣的角色？感覺很像設定好的，雖然他有很多日常的細節，但反而因為他的這些漂亮環節感到遲疑。

林：我覺得這篇比較像小說。像梓評說的，很多意象都很迷人，這篇我會考慮。

三票作品討論

〈零餘時刻〉

黃：從作者對一些名詞的使用可以發現作者不是臺灣人。但我覺得這不重要。作者用一個個斷片組成，每個斷片的描寫都很細膩，可以感受到其中隱藏的不安。我會選這篇主要是因為文字帶來的畫面感，以及流動的不確定性、不安的焦慮，主題也很恰當，我覺得是很完整的作品。

林：我看完會覺得作者不是刻意為文學獎所寫。零餘的使用非常內斂又哀傷，不論作者是什麼國籍都是渾然天成的作品。我很直覺地支持這篇。

廖：作者把文章分成九段，每段都很自然，文字相當乾淨又具有張力。這樣的鋪陳與剪裁是很厲害的。雖然用字簡單卻深刻，我很推薦。

孫：這篇我本來也想選。作者所描述的是一個男同志在生活中許多細微的、發光的零餘時刻。零頭是一種買不起貴重東西卻又無法割捨的意象。我那時沒選是因為這篇的結構，作者當然非常會寫，雖然用了碎片來組成文章，但因為主題的設定與安排是很美的，並且碎片之間是有關連的。只是當大家都在進行長篇的敘述時，我會覺得這樣有點取巧。但我還是會跑票，我會投這篇。

言：這篇我是後來選的。當初沒選的原因跟梓評完全一樣，這篇比較像一個隨筆，在各篇連結中都很輕巧，甚至討論到男同志的議題，我覺得處理得很好，也很切題，像是一個旅行者，或被排除在體制外的零餘。沒有選的原因是作者切的方式讓我覺得沒有經營，可是這個感覺又是合乎主題，所以我應該還是會投這篇。

決審投票

評審仔細討論十二篇作品後，對於進入決審的八篇作品各自給分。第一名八分，第二名七分，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廖鴻基	孫梓評	黃信恩	言叔夏	總得分
離開蘇城，走	1	1	2	6	2	12
他方	5	6	1	5	1	18
三十而慄	4	4	6	7	6	27
生之宴	2	2	5	1	4	14
阿雞	6	5	7	3	5	26
一夜	3	3	3	4	8	21
零餘時刻	8	8	8	8	7	39
大探險家	7	7	4	2	3	23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零餘時刻〉為首獎，〈三十而慄〉為評審獎，〈阿雞〉為優選獎。

2019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 高雄獎會議紀錄

進入高雄獎決審的作品共五篇，獲得三票一篇，一票四篇，結果如列表：

三票	〈大探險家〉（林文義、廖鴻基、孫梓評）
一票	〈正義市場老將軍〉（言叔夏） 〈一夜〉（言叔夏） 〈零餘時刻〉（林文義） 〈五月的候鳥〉（孫梓評）

〈正義市場老將軍〉

言：作者使用了小小的市場一景來呈現高雄，我覺得是比較不符號化的表現。作者在小篇幅中做了很多輕巧的設計，例如最後的那個燈。雖然作為高雄獎我也在想是不是太聚焦微小，但我不太想選大的主題。這篇我是可以放棄的。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一夜〉

言：其實裡面沒有任何具體的高雄元素。只是文中有很多高雄的氣味，這是我的主觀性。但若是想要展現高雄獨特性，我覺得作者並沒有特別要寫高雄，所以可以放棄。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 零餘時刻 〉

林：這篇我可以放棄，我想轉而支持〈大探險家〉，因為在高雄地景的展現比較完整。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 五月的候鳥 〉

孫：這篇寫得不是特別好，但作者把高雄獨特的人情味以及作為港口容納許多人的特色表現出來。節奏很快，讀起來有趣味。以旅行、飯店業做題材也很特別。但我可以放棄這篇。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進入決審最後投票。

〈 大探險家 〉

廖：我覺得這篇是最符合定義，展現高雄獨特風貌的。作者把高雄路名中常見的一二三四五六七賦予新的意義。

黃：我與高雄的淵源算是特別深，作為一個高雄生長的人，我覺得作者沒有表現很多在地特色。雖然有很多地景，但能否將高雄人的日常用另一種眼光來呈現我覺得很重要，這批作品中沒有符合我心中要求的，所以我沒有選高雄獎

的選項，但〈大探險家〉也是一篇完整的作品。

廖：我覺得這個獎項是鼓勵性質，〈大探險家〉是這批作品中最好的，為了鼓勵在地書寫我還是會投他。

討論結果：進入決賽最後投票。

決賽投票

經由評審仔細討論五篇作品後，對於進入決賽作品進行表決。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廖鴻基	孫梓評	黃信恩	言叔夏	總票數
正義市場老將軍						0
一夜						0
零餘時刻						0
五月的候鳥						0
大探險家	1	1	1	1	1	5

由委員討論決議後由〈大探險家〉獲得高雄獎。

主席宣布 2019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如下：

首 獎：〈零餘時刻〉

評審獎：〈三十而慄〉

優選獎：〈阿雞〉

高雄獎：〈大探險家〉

